孔廟禮樂考

孔廟禮樂考卷之五目録

孔廟禮樂考卷之五

明後學江漢瞿九思著
明後學平陽史學遷刻
州後進士賈淵董漢儒校

定諸弟子從祀之議

孔子只以仁爲教定從祀更無它議只要將四書沉思細看得之言語文字之外不爲一切舊說所纏繞自得如或人說雍也仁而不佞而夫子曰不知其仁是仲弓還異竟未是仁如孟武伯問由求赤仁乎而夫子皆答曰不知是由赤求還異竟未是仁子張是

狂者。子張問達孔子說色取仁而行違則狂者既非仁原憲是狷者孔子說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是狷者亦非仁孔門以仁爲教二三子以仁爲學必成仁方是中行今仲弓子路冉有公西華子張原憲既未是仁便不可爲中行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則中行狂狷正是傳道之人今欲定配享從祀只宜分別其人已是仁者其人不違仁其人近仁其人不可爲仁其人爲中行其人爲狂其人爲狷而以孔子所言爲仁近仁之語即繫於

各人之下以為斷案。則優劣自然可定矣

曾皙議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有中行而下傳統者第一是狂狂第二方是狷孟子是傳孔子之統者其語言必不會錯孟子既說曾皙是孔子所謂狂則曾皙豈惟當在兩廡似還當列在殿上今徒以子參之故遂配食啓聖祠與顏路伯魚孟孫氏並列顏路視孔子僅少六歲其得師事孔子本是賢者伯魚學詩學禮之對何等從容不迫本是賢者孟母既賢雖孟子之賢自可想見但書無明徵終未知其

爲何如人乃曾晳之配食僅僅與孟孫同科此譬猶
今世封君恐不足以重晳且稱氏不如稱子彼公孫
龍公晳哀之屬其神主尚稱先賢公孫子公晳子顏
路曾晳伯魚皆聖明賢者其懿行見於論語可考而
反只稱先賢顏氏曾氏孔氏此不惟非所以待曾晳
恐亦非所以待顏路伯魚此議創於洪适申於熊禾
姚燧謝鐸程敏政而成於永嘉思終未敢謂安適等
謂子坐於堂父坐於廡屢顏曾子思心必不安是矣
然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所謂尊親只在成其親之

顯名路皙伯魚本在兩廡今徙以其子之故處於啓聖祠與孟孫相並此譬猶顏曾子思毆之顏曾子思心能安乎此事最難處旣不可以父皙居於子叅之下又不可以狂者曾點居於中行曾叅之上此須着實講求務令處置合宜乃佳此文要所議也禮一切非是獨啓聖之說最為超脫

林放議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與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語氣相似且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指其名而稱之意林放或是門人今徒以家語史記弟子列傳無林放姓名遂黜其祀似亦未確姑載之以備參考

牧皮議

孟子已明說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今因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以牧皮列於從祀此是唐玄宗信傳不信經之過乃宋元以來曾無一人言及何也牧皮載於孟子必不是莊周寓言若以牧皮是別名如南宮适別名爲南容爲南宮縚

爲南宮敬叔爲仲孫閱之類則諸書名籍中皆無公子
書與牧字子皮字相似其必非別名可知此一人必須
增入乃是。

公孫尼子議

子書有公孫尼子漢藝文志尚以爲七十子之弟子至隋
志則直以爲孔子弟子未知孰是史記云樂記公孫
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
馬總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正德六年
何孟春言公孫尼子所作樂記緇衣可備六藝之文

宜列從祀其言頗是似當增入

琴張議

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爲狂曾皙牧皮余業已有議矣家語琴牢作琴張而論語有牢曰子云吾不試則琴張必非子張亦必非寓言琴張爲宗魯之說然否不可知使琴張爲子桑户之說果實則張乃老氏之流與原壤同是一般風範豈應從祀但余觀莊子載季武子卒曾皙倚門而歌子桑户死琴張臨尸而歌何獨此兩人舉動恰好一樣恐是因孟子以琴張曾

皙為狂遂附會其說如此孔子許仲弓可使南面而仲弓以子桑伯子為問孔子又稱其簡則子桑亦是好人而莊子謂琴張與子桑為友則琴張亦是好人申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及仲弓問子桑伯子觀之恐琴張無別有懿行特秦火後偶無可考見耳孔子思狂狷而孟子以琴張為狂者此必當增入無疑

孟懿子議

孟懿子與南宮适都是孟僖子之子仰學禮於孔子都是孔子門人孔子家語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

以未載孟懿子姓名者是春秋戰國時說孟懿子是貴卿不敢列於弟子唐玄宗不曾思索及此故承舛襲訛遂未及列於從祀孔子爲萬世帝者師孟懿子不過一上大夫如何便不敢以他爲弟子何其小視孔子若說孟懿子得罪聖門爲孔子所棄則墮郈墮費之後孟懿子與叔孫州仇惟子路之命是聽恐不得爲有罪且懿子惡私家強大並要墮成其圍成不克這是他怯懦爲公歛處父所制初非懿子本意亦不得指此爲罪且孔門弟子得罪孔子者亦多彼皆

列在從祀何獨懿子不當從祀耶懿子本是箇強臣他之從祀何足係孔子輕重但推原家語史記本意原是說懿子是貴卿不敢列在弟子非是說懿子有罪不當進爲弟子以春秋誅心之法例之還畢竟以懿子爲弟子方不墮時人狹小之見縱懿子果有罪正當進而在列使彼赧然自愧正所以施裁成之教若使在宮牆之外則愧怍所不加裁成所不及反得令彼以貴卿自驕非孔子與人爲善之初意矣

秦冉顏何議

秦冉顏何程敏政何緣知是字蓋相似之誤春秋戰
國時以冉字何字爲名如魏冉子服何韋頗多不可
枚舉若謂冉是姓何是姓秦冉顏何當是四姓則冉
是姓雍是姓卜是姓商亦是姓豈可謂冉雍卜商是
四姓不是兩人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何字冉
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是顏何已載在家語托齊顏
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二顏氏居八而顏何
與焉陋巷志是顏子家譜已明載顏氏世爲魯國卿
大夫孔門七十子顏居其八顏子父無繇字子路

欣曰辛字子柳曰高字子驕曰祖字子襄曰之僕字子叔曰何字子冉曰噲字子聲顏濮顏淵爲八何獨疑顏何爲誤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使秦冉顏何果爲字畫之誤則善矣儻非有誤而敏改必欲黜之竊恐未安。

公孫龍議。

公孫龍白馬非馬堅白同異之辯其說甚詭於正道乃小人無忌憚之尤者孔子惡佞恐其亂義正是比輩此斷非孔子門人不知他用何計策得竄名於弟

子緣他姦僞邪佞旣欲以詭異之說傳名高於當世。又知得孔子是萬世之師故又以其名託附孔子。圖不朽於將來其爲姦佞殊甚此當議黜。

公伯寮說

天地間獨嫉妬一種人最爲可厭妻妾之相妬以地位稍近兄弟之相妬以倫序稍近卿相之相妬以地望稍近。彼其相妬猶爲有理。至於以公伯寮而妬子路是天壤間第一大可駭笑之事彼曾不思彼之貧爵位號溫飽恣威福自顧爲何如人物。視子路何啻

天淵乃欲憑藉一時權位寵利舞其智巧恣其胷臆愬子路於季孫此與長安尉姤忌蕭鄭侯入相何異其意可謂不知量之甚矣子服景伯亦是沉輩本不足知子路但秉彞好德人所同然故遂衆獨立尚欲肆諸市朝是妨賢病國之人人所共惡如此司馬遷不學無術雖不足知公伯寮子路天壤之別然論語已明載寮愬子路遷已明知寮爲聖門罪人乃造化弄巧使其顛倒錯亂誤以寮爲仲尼弟子至使唐太宗依擬史記遂以公伯寮列於學宮與子路並祀冝

令人怒髮指冠欲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孟子說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天也彼一時之通塞尚有主者況萬世從祀之榮辱豈無主者孔子與子路本是兩人子路之通塞未必即是孔子之興廢歷觀論語一部家語一部並未有以門弟子之通塞指為吾道之興廢者獨此章於子路之通即曰道之將行於子路之塞即曰道之將廢是即以子路之通塞指為吾道論而至此公伯寮之罪即肆諸市朝似猶未盡造化縱草率芒昧畧不檢點既使其得逃於市朝之

誅文使得與於俎豆之末天道即積久而後定亦不應草率至此。昔張武受賂。漢文帝不加誅戮。反使人賜之金錢以愧其心。長孫順德受絹事覺唐太宗使人遺絹數十疋以愧之。胡演固爭以爲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受絹之辱甚於受刑。造化之使寮得與從祀。且使子路配食於兩序而寮即從祀於兩廡。造化誅寮之意。若將謂爾不知聖道之興廢聖賢之出處皆關天意。非可乘權藉勢以措娟嫉於其間者。當季孫薰灼時季路窮約時而爾多方讒搆力能困之爾

若謂子路之廟與通塞舉在爾股掌中矣乃曾未幾時子路遷巳大顯貴於曾而不出數百年子路遂儼然披華袞爲上公享受此籩豆籥翟非常之禮樂二千餘年春秋享祀之際爾顧而見之將措躬何地使不知愧即與唐太宗所云長孫順德何異又何必肆諸市朝然後爲誅戮哉造化此一舉是安排此最效一著以教誨後世之饞搆聖賢者使陳賈而知此必不敢復毀詆伊洛諸儒至有損無益矣寮之讒則從祀在開元二十七年而其黜祀在嘉靖十九年凡八

百四十四年八百四十四年之間。發之指頁笆刺。汗流及踵。雖聊足薄示譴責。然造化此刑。終屬太寬。且使其與諸賢諸儒儼然在列。是寵一當肆諸市朝之罪人。而其他從祀諸儒。舉不足以示重示榮。天乃篤生我

世宗肅皇帝。發然黜之。由前而論。是以愧爲刑。由後而論。是以刑爲刑。若寮者亦可爲萬世之永戒矣。不然。數窮理極。有罪不討。幾何其不爲無天道之極哉

孟武伯議

孟武伯懿子之子与父一道余前謂懿子雖貴卿亦當在七十子之列則武伯雖貴卿自當在七十子之列無庸論矣以傳記諸所紀載武伯體段猛厲似不及其父然余謂孔門以仁為教季康子雖問由求然但問可使從政與孟懿子皆不聞其以仁為問且以子張之賢不減游夏然其於令尹子文陳文子必直至臨末方問曰仁矣乎則仁之難知可見獨武伯劈初頭便問子路仁乎及孔子不答而乃復又問夫子既不以仁許由則武伯可以止矣而又復以仁問求

及孔子又不以仁許求則武伯更可以止矣而又復以仁問赤是其勤勤懇懇有是見得孔門除却仁便無以爲弟子除却仁亦無以爲學此其高見卓識過懿子遠甚豈季康子所能及哉故余欲列懿子於七十子之列者乃所以降貴卿見聖人之門何獨一上大夫便不可爲門弟子其欲列武伯於七十子之列者乃所以昂貴卿謂貴賤雖殊其爲仁由已則一

陳亢議

何獨一貫公子便不可爲聖門高弟也

聖人出來一番不是說天地間許大擔子只是我一人可以負荷直是要這些弟子都大家分些然後容易辦得所貴聖門弟子第一要十分篤信既已篤信則自然替夫子發揮得許多好道理出來自然替夫子幹辦得許多好事業出來孟子說七十子心悅誠服。余已謂信然矣。乃今看來。其餘底還都差不多。却有一箇陳亢左疑右疑。他也不是有別腸肚。敢於恣肆只是他資質十分庸下。他拘常襲故把前面聖人就看得大不可當把夫子就看得小不可言。

來逌看既不識夫子是何等人物他聽見朋儕中有
謂夫子賢於堯舜者有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賢於夫
子者他都如說夢一般不知所談何事聞政之問已
是一次異聞之問又是一次爲恭之說又是一次其
他還不足甚怪只是詩書執禮本是夫子雅言如何
說是聞一得三不知他平日旅進旅退所聞何但言平
日尋行數墨所學何事此是他資質定了真是無可
奈何余謂此等門人要他何益孔子豈真謂多多益
善只圖個擺陣湊數好看不成哉提逌埋沒不當以

陳亢從祀爲是徑余又思之子貢是第一篤信底亢是第一不信底他兩人旣好惡懸殊自然薰猶不當復同器而藏矣乃陳亢三番四復一向只跟着子貢這是他還有一隙之明不如還仍他從祀亦可又有謂亢係子貢弟子却果然不是余謂子貢子禽均爲門人子貢於聖門不但聞文章且聞性與天道而子禽幷終日所雅言詩禮亦未聽得人之知愚賢不肖相去天淵一至於此豈不良可痛哉子貢具有大爐冶手段爲恭之問他先把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兩句

從半空中大大充拓他識見一番。死後人所謂言當是時夫子尚在。却就說其死也哀。此豈門人所忍心言及者。這又是將陳亢底那箇爛俗心腸識見喝新換過一番。子貢既如此造就他一番。或此後已進了一格。亦可以不辱聖門矣。

定歷代諸儒從祀之法

定歷代諸儒從祀之法亦須以仁爲主以令尹子文之忠而夫子曰未知焉得仁以陳文子之清而夫子曰未知焉得仁忠與清已是美德乃還都不算仁可見忠清之外別有箇麽事在此等處皆當體認陳文子是清伯夷亦只是清而孔子於文子則曰不知其仁於伯夷便說他求仁而得仁令尹子文是忠微子箕子比干亦只是忠而孔子於子文則曰不知其仁於微箕比干便說殷有三仁此等處皆最要分析明

白孔子說仁者安仁如程明道中心安仁若元氣之會渾然天成這正是仁者安仁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如陳正叔朱元晦性資本畧畧是此却毅然敢擔當繼往開來此庶幾仁者必有勇孔子說力行近乎仁以勉強行之爲仁如程正叔朱元晦尊德溫雖數於資質而躬行實踐庶幾力行近乎仁孔子說仁者靜如周茂叔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而其學專重無欲故靜此正是仁者靜其次如陸子靜陳公甫皆從靜中有得此庶幾仁者靜孔子說仁者

不憂如邵堯夫觀化弄丸界大有所得而陳公甫亦
似近之此庶幾仁者不憂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如程正叔流離顛沛百
折不回此庶幾似顛沛必於是孔子說剛毅木訥近
仁如司馬君實篤德溫忠信強毅此庶幾剛毅木訥
近仁孔子說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
說教不倦是仁如王仲淹設河汾之教終開闡六經
一切欲摸倣孔子然後孔子之道愈重如朱元晦毅
然以維世覺民為己任其所以集漢唐宋諸儒之大

成至死不倦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是誨人不倦丘仲深學雖未純立身行己果尚有可議處然大學衍義補誠正四要其學亦細至於所補治平則剛舉目張無所不備循而行之足令天下無一不各得其所其汲汲皇皇確然欲措天下於雍熙悠久之盛此是何等心思恐亦非仁者不能此庶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史記所載周公謚法即是汲冢周書謚法解是後人託為得之汲冢者其為偽書更復何疑然前代以來凡定諸帝諸后諸王

諸臣之謚。如欲謚人以文。其謚議。必援引謚法於前曰。按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或道德博聞曰文。或慈惠愛民曰文。或修治班制曰文。今某帝云何云何。與經緯天地相合。某臣云何云何。與道德博聞相合。宜謚之曰文。如欲謚人以恭。其謚議必援引謚法於前曰。按謚法不懈爲德曰恭。或尊賢貴義曰恭。或敬事供上曰恭。或執事堅固曰恭。今某人云何云何。與不懈爲德相合。宜謚之曰恭。彼汲冢僞書。後世猶依以爲據。况仁者安仁諸語。皆孔子說。底孔門既以仁爲學

脉則凡孔廟從祀議。如欲以勇於任道之儒從祀必先列孔子論仁語置於其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子有云仁者必有勇。今其人其德是仁其行是仁。其事是仁者之勇。其其若是仁者之勇與孔子仁者必有勇之語相合。當從祀孔子廟庭。如欲以忠信強毅之儒。及光明正大之儒從祀。必先列孔子論仁語置於其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子有云剛毅木訥近仁。今其人其德是剛。其德是毅。其德是木訥。其事是剛其事是毅。其事是木訥。與孔子剛毅木訥近仁之語

相合當從祀孔子廟庭如欲黜一出處不正之儒當
先引孔子論仁語置於黜某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
子有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今某人某事是貪富貴
某事是厭貧賤貪富貴厭貧賤便是去仁彼既去仁
安得成名又安可列於從祀當黜之爲是如欲黜一
不仁而妄作禮樂之儒當先引孔子論仁語置於黜
某人從祀議前面曰按孔子有云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今某人某行某行是爲不仁某事
某事是爲不仁雖有禮樂之教正與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相合豈宜從祀當黜之爲是愚謂凡議從祀必先令輔獨公卿文學侍從將此人所著經書子史奏議語錄逐一細看更旁採先儒先臣品隲諸語以觀他學術何如心術何如道德政事議論何如令各出已見各作一實行考待議論既定將衆論會爲一致即比照古今議體格作某人從祀議一篇其辨析是非當先以孔語爲主如古今獄詞必先引律例爲主其判斷高下直當如老吏斷獄一毫那動不得必使天下萬世帖然心服然後可以慭

久若徒據一二人一偏之言遂據口相同以定取舍。恐所見一偏。終不足服天下後世將必隨進隨退莫知適從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弊矣。往昔之議從祀者如程子說吾道尙矣姜麟說活孟子活孟子此不過出於一人一時偶然之言何足依據。今乃連章累牘形於奏疏遂欲執此定萬世之從祀天下事之可嘆如此。

歷代諸儒雖非孔門弟子而其學皆孔門所傳。今欲祀於孔廟。亦須於議祀之下分析明白曰此爲中行

曰此爲狂者。曰此爲狷者。然後與孔子欲傳中行狂狷之意相合。

孔子之言。只繫辭論語孟子中所載最真。若禮記所載。則其中已有僞託者。凡作論議。似只當引繫辭論語孟子。縱欲引禮記。必須擇至精至粹。如無欲而好仁。及中心安仁等語。方可用之。

孔門弟子論仁語。如曾子仁以爲已任一節。方可引之。如子夏博學篤志一節。還不如引用孟子論仁語。亦有不甚純粹者。須與斟酌引之。方得。

孔子之教。只論是仁與不是仁。不論講學與不講學。若漢唐以來諸臣。必明明講學者方列之從祀。而其它不甚講學者。一切置之。則伯夷叔齊微子比干皆孔子所已許爲仁者。而當時皆未嘗講學。將亦不得謂知學邪。愚意自今以後。凡諸臣有道德事功可以爲仁者。即生平不專以講學爲教。皆當列入從祀。蓋天下豈有德業已可爲仁而不得爲知學者。但彼不以講學爲題耳。此在酌而行之。不可以講不講爲定據也。此言欲定從祀不必專重講學。

凡議從祀只當論他是仁與不是仁不當論他講學與不講學中庸是道統孔子所謂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說那均得天下國家辭得爵祿蹈得白刃而合不得中庸底終不可爲仁及管仲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却又說如其仁如其仁這就是均天下國家之合乎中庸底如夷齊讓國而孔子說求仁得仁這就是辭爵祿之合乎中庸底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孔子說殷有三仁這就是蹈白刃之合乎中庸底彼管

仲夷齊微子比干何嘗講學只既已合乎中庸便是
仁者既已成仁便與孔門宗旨相合但諸公皆是孔
子先輩無列祀廟庭之理矣欲議從祀似便當以此
爲據諸葛亮規摹濶大有儒者氣象此庶幾可爲
均國家之仁者王通屢辟不就倡明聖學此庶幾可
爲辭爵祿之仁者文天祥九死不回從容就義此真
可爲蹈白刃之仁者其餘狄仁傑韓琦輩若加擬議
但論其心念合乎天理吾事合乎中庸與否而更不
論其講學與否則千載聖人之徒可定不至尚有遺

此發明凡講題祀不尊重講學之意

賢令後世得有遺論矣此言欲定從祀不必專重講學

學是箇有而不有無而不無底物事宇宙間子臣弟友彝倫日用何往非學又何必別立箇講學題目故宋儒往往有須知學是甚麼所學何事之說這都是項有要尋箇究竟要討箇下落蓋立名講學本是箇不可有底又極是箇不可少底春秋時若非得孔子開此一線路放在乾坤之內使天下萬世循此則治不循此則亂如何了得然後儒乞昧不知講學一事是天地興衰撥亂底一箇大機權是聖王勵世磨鈍

底一箇大機括却將來做一段話柄其高者以之盜名其卑者以之竊利豈成道理乃漢唐以來凡定從祀必須講學者然後得與雖世稱韓范富歐爲五百年名世文天祥精忠亮節卓冠千古亦以未嘗立名講學不敢輕議此正是造化微意要留此講學一脉以爲乾坤興衰撥亂上頭此處有多少安排布置在而世人不知凡議到從祀只專向講學上尋討這又是不識造化微意却走在一死煞上去了故如今擬議從祀只當論他是仁不是仁全不必論講學與不講

學此千古未嘗理會到者故余須從實說破
仁是流貫天下萬世底物事一間有息即不可以言仁。一私尚存即不可以言仁天下萬世有一毫未曾貫徹即不可以言仁孔門學問最是有體有用供不只專治一己後儒見孔子之教二三子於漆雕開不仕則悅於曾點浴沂風舞則喟然與之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則以爲賊夫人之子遂於專一爲己者輒稱爲真儒纔一念及於天下輒指爲出位輒指爲徇物輒斥爲鹵莽馳騖之學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以

王道但承受各有時子羔漆雕開此時或時還未到
聖人但憑據此時施教耳顏子既問為邦曾子既已
論治國平天下孔子既以南面許仲弓以欲立欲達
告子貢以修己安百姓告子路以四方襁負告樊遲
如何學者但只當修己修己便不當一念及於天下天下
即是己己即是天下除却己何嘗更有天下除却天
下又何嘗有己彼持論者豈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
只是修己不即此就是天下耶若只專重修己必不
可一念及於天下則克伐怨欲不行已是好品何尚

不得為仁後世儒者多以其天資所近為學只圖損事纔一瞋目端坐深衣博帶說幾句修己話頭便自謂吾儒之事已畢下瞋之外略不關心纔見人一言及於天下便以為徇物狥人非聖門為己之學不知此等修己話頭皆可假為若不仔細分別遂一槩詰為實學每議從祀必以斯人稱首過矣過矣經世用世自是聖門正路孔子子思孟子周流轍環只是要委曲行道佛肸公山之徒此是聖人事雖非賢者所能為然苟可以出亦何必以隱為高譬如朱子說楊

中立之出只當論它能做事與否只當論此時可出否不必論他出與不出朱子此說甚是至論而後人每議及中立輒以出處疑之必如或者之論是處者便爲賢而出者便爲不賢以此爲訓將段干泄柳之徒充布天下乾坤宇宙事當托之何人裁成輔相其不得爲通論明矣愚謂欲定從祀不必盡以恬退爲高只看他生平大致若果是自始至終由中達外念念皆合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參雜便可以言仁便可以從祀孔廟此等最難討分曉須細心體認始得若

只以恬退為高。是嚴光管寧之屬。又優於子游子路柳下惠之由由與偕亦不得謂之介。伯夷之就養西伯亦不得謂之清。以此定人。恐於聖門仁道終不得謂之脗合矣。此言欲定從祀不必專重恬退。

孔子於管仲不死者又以為仁。而仲弓之居敬。子路之聞斯行之。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還不許其為仁。於言必信行必果。又以為硜硜小人。於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以為次。這裡面有多少道理。有多少話說。有多少分辯。不可一見他孝弟忠信。一見他死難辭

位便許他是賢者。且形迹疑似之間。尤當深辯。孟子
初間專以闢楊墨爲繼統。故好辯章比楊朱墨翟爲
禽獸。至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及到後面所云楊子
取爲我。遂不稱楊朱。又不稱楊氏。而稱楊子。所云墨
子兼愛。遂不稱墨翟。又不稱墨氏。而稱墨子。及到後
面不惟不加闢斥。至欲逃墨歸楊。逃楊歸儒。其所謂
如追放豚。雖何嘗不還視二子爲禽獸。然其意却含
蓄不露。何者。孟子到此時見得楊墨異端之學。其害
易見。而鄉愿似是而非者。其害難知。故到後面惡楊

墨之意稍輕。而惡鄉愿之意甚重。五百有餘歲章。是孟子以堯舜道統自任。而其前一章。獨惓惓深惡鄉愿亂德。是孟子到此。又不以闢楊墨爲繼承道統。而專以闢鄉愿爲繼承道統。學者豈可不深思而自得之邪。古今禪學。卽是楊墨。古今俗學。卽是鄉愿。禪學固害事。俗學亦害事。若但知深闢禪學。而又以深衣幅巾。舜行禹趨。漠然不以天下爲念者。指爲理學。欲俎豆孔廟。其亦未察於孔孟所謂鄉愿德之賊。及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一節之說矣。此言欲定從祀。不可深信僞儒。

盈天地間無一物無有根本雖天地之大亦然聖人之學即體即用若無本如何做得譬如日月那懸象著明底本是日月那溥天之下處處同明底亦是日月譬如燈火那燈盞本是燈那一室之內處處光明底亦是燈然必有懸象之日月溥天之下方處處光明若無此日月本體如何能處處光明得必有此燈盞然後一室之內方處處光明若無此燈盞本體如何能處處光明得由此觀之可見人但當於本體上加功果不必於發用上致力譬如一部禮記敬之一

字即是日月燈盞之本體其三千三百即是日月燈盞之應迹有了一敬何患無三千三百並若舍却敬字而惟於三千三百致力是件件無根事事無本那繁文縟節都只各在事上與此禮全不相關譬如衰麻哭泣必真有哀痛之容迫切之情痛楚之哭方與做真是居喪若裏面無此三者只光光去擗踊跪拜安得爲孝孔子所謂臨喪不哀吾何以觀及與其易也寧戚正謂是耳若吾儒爲學只專去理會末節不於本根處徹底究竟此與易而不戚者何異縱零星補

凑做得有些小事業終是無頭學問且天下又寧有無本而可以做成事業者哉若無本而可成事業是日月無懸象之本體而能令天下有光是燈無燈盞而能令一室有光豈有此理吾儒爲學若果於根本上體驗得真打疊得淨操持得定涵養得熟則一理貫通萬世更有何事又何必他有所求但後世儒者多假借本根之說爲方便捷徑本不肯讀書窮理則曰程明道每見人讀書輙謂爲玩物喪志於陰陽造化本毫不究心則曰康節問伊川今年雷起甚處伊

川答曰起處起。伊川此三字不知煞勝過康節幾多。吾但以理爲學。必不可以象數爲學。本怠惰跡散毫不以天下國家爲意。則曰紙上閒言豈可以開物成務。吾但涵養本體。到彼時臨境對陣。自有作用。何必學養子而後嫁。此說一行。於是操存涵養之談。充滿天下。人人自以爲是。牢不可破。不知孔子四教。以文爲首。顏子是亞聖。亦先以博學於文。而後約之以禮。我非多學而識之之說。是子貢學力已到。故方以一貫語之。彼其初時豈未嘗從事博學。豈可盡以博學

爲非包犧文王周公孔子皆聖人。一部易全是象數若學者只當窮理不當玩數則四聖何爲作易豈可以究心象數爲非。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何者非留心經濟豈可以留心經濟爲非後世儒者內不能辦而托爲大言以欺世曰。吾但以主靜主敬爲學即天下萬世已一了百當此言何嘗不是若果能主靜主敬此外更有何事。但恐此等說話只是口談終不能躬行實踐。未嘗體之於身而便已書之於紙。天下雖然信之以爲此明體適用之學果眞得聖人一貫之傳

及發於設施全無下落嘉祐熙寧之後至嘉靖隆慶之間其行不掩言者殊甚不少故欲議從祀儒不專據此等空談以定人物即天下皆回心向道故本尚實不至以偽儒得濫叨聖門禮樂矣此言欲定從祀不必盡信空談

孔子通天下萬世爲一身凡天下萬世底人孰非孔子門人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是通論萬世與天下萬世人共爲此學不只是專論洙泗弟子今欲定從祀當精心分別其人是可與共學者其人是可與適道

者其人是可與立者其人是可與權若新鄭相公說權字甚佳甚妙權字是變易從道以適於中即是中字中之一字非聖人不能可與權者自顏子子思之外已不可多得濂洛關閩如呂與叔范淳夫胡明仲蔡仲默輔漢卿之屬不過是可與共學即羅仲素張敬夫呂伯恭亦不過是可與適道到茂叔伯淳正叔子厚堯夫君實仲晦方是可與立凡作從祀議似當一一辯晰明白始佳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此六句正是孔子之學孔子之學即是天

下萬世所當依式樣爲之者可與其學學字即是孔
子志學學字可與立立字即是孔子三十而立立字
後儒於此學若只到可與立還未到可與權是學者
只到立上便住了其後面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
許多地位都未到得如何可以謂學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此真不可不勉此言欲定從祀必須得進到可與權者方可
予觀古來人物凡劈初倡明道學者多是真底及到
後面便自濫觴盡聖學既明人得以竊其近似爲學
故所云主靜主敬等空談多不足信欲議從祀若盡

以尋聲附響者指爲眞儒則濂洛關閩之時談說窮理居敬存養省察底何但數百豈能一一盡祀故愚謂當博稽於衆獨斷於心舉一二最眞最正最純最粹者俎豆孔廟方天下學者知所趨向矣此言欲定從祀當恕於創始者而嚴於繼響者。

秦火之後若無漢儒則孔子亦如禾剛述六經一般故漢儒之功為大

傳經諸儒議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所祀子夏左丘明荀況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賈逵鄭衆馬融杜子春鄭玄盧植何休服虔王弼王肅范甯杜預等皆以傳經之故至于玄宗開元八年子夏升於十哲左丘明等仍從祀兩廡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本學士程敏政之議請晋明高赤勝安國萇子春生仍舊而以盧植鄭衆鄭玄服虔范甯等改祀本鄉其荀況劉向戴聖何休馬融賈逵杜預王肅王弼等

罷黜勿祀而
世祖皆從之二臣此論彰善癉惡崇正闢邪培植綱
常翼扶世教千百世不能易矣觀于思之夫子說夏
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貢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春秋時未經秦火雖典籍頗多散亡其宏綱大要尚
皆布在方策而夫子尚猶以文獻不足爲恨若文獻

傳經之儒其功尚於東爲之外紂七十子神注書後設二詞與東應不得辯諸諸說神主祀當方見此諸儒左迎祭七十子之後莫神割王生說命帝亦而此行以嗚不果

俱在夫子所斟酌百王禮樂或尚不止此而史所載
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問琴於師襄雖不足信然
子貢既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則其說必
非無據彼不賢者夫子豈樂於以彼為師顧其為天
下萬世訓慮甚遠欲斟酌百王甚嚴而無可考見自
不得不如此耳況焚書之禍振古所無六經論語悉
為灰燼非前漢諸儒收拾補輯編吾夫子刪
述六經之功將何所施由此論之漢儒之功豈出
宋儒下哉但唐太宗當時未加審擇惟依孔穎達

哲者以位次先後有功漢傳經諸儒然後有歷宋諸儒也

等所參諸經正義以定從祀故所祀諸儒頗多未當愚意報功之典宜當專主最先存經傳經者列諸從祀蓋六經既存千百世之下自然如日月行天久而彌著豈秦漢訓詁諸儒所能窺識彼貞觀之際馬嘉運王德韶李士雲齊威趙乾叶朱奢等尚所見未窺一班乃遽欲憑其所定何休馬融賈逵杜預王肅王弼等以爲斷案夫豈可哉愚謂建武之初更在存經當時諸儒若果有存經大功如伏勝之口授尚書孔鮒之藏經敗壁者卽其行無可紀述亦當議置元從以

後則六經已存所重不在註疏矣其諸儒訓詁若非理明義精中正典雅果足以發明經義而其行但微有些旨議亦當議黜萬一存經諸儒不幸有罪過疵類爲清議所不與亦當念其功大姑與存當子貢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此不賢者正是實不賢卽予所謂有罪過疵類之人余不是賢之小者夫此不賢者孔子只因他識得有文武之道在尚且以他爲師况列於從祀只是以他爲弟子似無不可然予文思之凡諸儒之爲學所以與學爲爲聖賢必其學已得正傳可以

受承道統方可列於孔廟以爲聖人之徒彼公羊高穀梁赤伏勝之輩安知其爲何如人物今但因其有存經之功遂使此輩與周陳張朱並列似亦未安不若於東廡之東別建一祠取孔子文獻不足之語名之曰文獻祠除春秋儒董仲舒學問猶醇者仍從祀兩廡其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后蒼杜子春等皆移祀如此并將操行可議而存經有功如戴聖鄭玄之屬者姑與並祀於內大氐最初存經者取之欲寬而相繼傳經者取之欲嚴

此則訓詁諸儒既不得與百儒並列而祀之於孔廟之旁又不泯其傳經之功此似亦一說不知果可行否也

傳論語諸儒議

方今以傳書祀伏勝孔安國以傳詩祀毛萇以傳春秋祀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董仲舒以傳禮祀高堂生杜子春后蒼大學中庸但載禮記中祀高堂生杜子春后蒼即其傳學庸之功已報但論語乃孔門心法為千聖百王傳心要典秦火之後幾及乎危殆矣

賴漢初諸儒保殘補壞綴述以至今日其諸儒之功甚可狀即漢興論語有齊魯之別傳魯論語者爲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出而行於世傳齊論語者爲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陽王吉字也齊論視魯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又有古論語乃與古文尚書自孔壁出者其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凡二十一篇先儒

謂必非孔子真本乃後人依倣而作不必論矣魯論
即今論語張禹本授魯論至晚年以齊論合併爲一
除去問王知道二篇號張侯論語當世重之以功論
似當議祀張禹但禹託身王鳳操行不端且非創始
存經者創始者爲龔奮爲夏侯勝勝從夏侯始昌傳
尚書如祀勝恐人誤以爲由傳尚書得祀況奮在先
不若祀龔奮爲可或並祀夏侯勝亦佳

傳周易諸儒議

司馬遷儒林傳雖不足盡信然傳謂商瞿受易孔

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子莊而漢
興商瞿以孔子受于徵已後別從祖父秦火埔周易
以卜筮書不燬頁得存天壤於漢儒無功貞觀中孔
穎達蘇德融趙弘智等最推轂王弼以爲弼所註周
易深得易旨不知易道精微千載以來竟無有曉知
其義者豈王弼畧例等所能窺識况王弼與何晏崇
尚玄虛爲萬世禍始范甯追寃晉室之禍謂其罪深
於桀紂敏政欲黜之誠是田何雖創始然無大著明
矯庇馯臂周醜孫虞王同周王孫楊何卽墨成孟但

楚澤案及其終元宋所訂書經亦然道人與好只當亂於此

周易衡胡撰訓詁可考焦贛京房其說雖頗有驗又別爲一家與四聖本旨不類今世易本出費直先儒又謂其不當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合而爲一必欲議祀則莫若丁寬猶可。寬本不及王弼但取其發始不若焦京輩自爲一說耳子夏易爲後人所僞託無疑

傳尚書諸儒議

尚書已焚於秦火伏生濟南伏勝口授其女子傳晁錯舜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

弱以前
編所載盡
所得孔壁
儒行篇者
當其然也

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又漢武得孔壁所藏書二十五篇然後尚書粗完勝之齒祀無所更議矣不獨書孔壁者有其大功與勝等誠宜上食報弟孔安國尚書序但云秦始皇滅三代典籍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而不言先人爲誰顏師古述家語以爲孔騰漢紀尹敏傳又以爲孔鮒所藏隋經籍志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其三說皆不一按鮒字子魚孔子九代孫即孔叢子鮒弟騰字子襄

長沙太守惠名聚字子產孔子十一代孫以功[illegible]蓼侯謚曰夷又曰惠鮒臧惠乃三人非一人竟莫知藏書壁中者為誰莫知以何人登祀安國孔子十一代孫而安國以孔壁所得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隷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又各為作傳則其功甚大且觀至今伏勝孔安國以書故得享祀不廢以為至當

傳詩諸儒議

詩有四家魯詩為魯人申培公所作即所授於浮丘伯者齊詩乃齊人轅固生所作韓詩乃燕大傅韓嬰

所作。魯詩亡於西晉齊詩魏代已亡韓詩雖存其說多采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故無傳之者獨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其說最爲近正程伯淳最稱許之。自貞觀至今獨萇以詩故得享祀不廢。况爲至當鄭衆賈逵馬融雖並作毛詩傳。鄭玄雖作毛詩箋。皆非創始。今鄭衆鄭玄已改祀於鄉賈逵馬融皆以有疵議見黜不必更議。

傳春秋諸儒議

春秋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並傳於世。先儒謂左丘

明已見論語巧言令色足恭章孔子至自稱名於丘明之前疑明或是前輩而左傳終於哀公癸酉在孔子卒後十一年疑左傳必非丘明所作所謂左氏不過如左史之類此說非是觀孔子無隱等章是丘也等何尚稱名於門弟子則稱名於左丘之前何害安見左丘氏爲前輩曰洪氏謂公羊高實受春秋於子夏風俗通謂穀梁赤亦子夏門人雖皆已不可考然於春秋相去近於孔子於行事之實非後世比也各爲之傳何將何所稍以施與人衮衮今日觀以求

陳澔所注禮記雖不甚佳。然本朝已以其說取士。似亦當祀于此祠。項吳江徐師曾所註禮記。較陳澔精優。

此二子以春秋故得享祀至今不廢。允爲至當。

董仲舒雖傳春秋。然其學術猶醇。似當仍在兩廡。

傳禮諸儒議

先王禮經已盡焚於秦火。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古禮五十六篇及諸禮儀。又獻周官六篇。至宣帝時。后蒼能明其業。爲曲臺記數萬餘言。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於學官。貞觀中。高堂生戴聖已從祀孔

廟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璁議戴聖以行見黜復。以禮記故進后蒼從祀誠至當矣但后蒼乃業禮者非存禮者。存禮之功獨高堂生與河間獻王最大。以二人較之。高堂生所得古禮不過十七篇。而獻王所收集古禮至六十一篇。凡周禮儀禮禮記備在。今高堂生巳祀而獻王反不得祀。豈以其爲王者不欲列之孔子之側耶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必天子之至尊方不敢以師與君父相抗。自天子而下。卽上公顯相皆得以師道臨之。若謂獻王乃同姓諸王不宜侍側

則唐宋天下郡國皆建太公望廟。名之曰武成廟。與孔廟並列爲二。又倣文廟配享從祀之制。以前燕太原王慕容恪後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唐司空河間王李孝恭並列從祀。太原王齊王等皆天子同姓諸王身都將相。旣可侍於齊太公之側。然則河間獻王獨不可侍於夫子之側乎。若謂太公乃諸侯而夫子不過大夫。終屬有間。則天子而下何論諸侯大夫。均屬臣庶。孔子萬世之師。從古盛帝明王尚無不下拜。況同姓諸王耶。獻王最賢。觀周禮鈌冬官一篇彼漢

以千金購之使其得在從祀爲聖門弟子行彼慶普嘗何如耶后蒼乃戴聖之師黜聖而進蒼誠是然后蒼所傳諸禮甚繁故不得立於學宮今之禮記乃戴聖所傳非后蒼所傳者若今之禮記果后蒼所傳則戴德戴聖皆后蒼弟子何戴德之大戴禮其汗漫駁雜皆不載中庸大學而中庸大學皆載之戴聖禮記且曲禮內則少儀喪禮等皆切近精細種種可行耶班固前漢何武傳所載戴聖罪狀恐非聖事以前史志秉考之聖未嘗爲九江太守九江太守乃其兄戴德

今大戴禮中已明載漢九江太守戴德撰　聖既未爲九江太守何武郎爲刺史安從得按劾其罪其誤德爲聖明矣予意六經惟禮最切於人倫日用使非禮記即五經深然恐學者無從入手而中庸大學又載在禮記戴聖傳禮之功視諸儒更大若更　加考核如九江太守非聖或念其傳禮有功仍復其祀亦無不可不然似亦當祀於其鄉爲是

后蒼雖業禮記蒼乃漢宣帝時人杜子春　雖業周禮子春漢哀平時人皆非創始者　三禮創始　者獨高堂

生河間獻王二人。

傳樂諸儒議

樂經已亡矣。所存者惟樂記一篇。先儒皆以為公孫尼子所作。以予觀之。樂記頗精。如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二句。及聖人作樂以應天二句。作樂由天作二句。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等句。恐非公孫尼不能及。公孫尼雖家語未載。先儒皆以為實孔子弟子。似當登祀兩廡。自尼之外。它無可考。見傳樂之儒更它無可議者。

傳孟子諸儒議

始皇時。孟子以列於諸子。非六經。故得不燬。漢儒於孟子無功。但趙岐始通孟子。信之最篤。故其後孟子遂得列於六經。趙岐表章之功自不可泯。非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四家註可得並論。如欲論始功。或以岐登祀亦可。

愚所謂傳經諸儒皆以存經者爲始功其餘一再傳之後則諸儒所著訓詁甚多非悉心玩索必不能辨別高下蓋風氣由漸宣朗人文由漸著明造化道理自是如此以一代而論其後出者必優於前以一人而論必不能一一盡善論人之才識必不能全明於此即闇於彼得其一即遺其一巳有傳易曉尚易猶易知若禮樂則已不易識甚闇易則其言精微終未世尚無能知者至於春秋則與聖意淵微自終古諸儒所見恐未必與聖心脗合故予謂明經諸儒必參合

衆人之見。更歷數千載之久。然後能至精至當。豈可
但擬一二訓詁。便謂其有發明之功。遂列之從祀。以
爲斷案耶。譬如先儒之論。有謂十三經註疏甚佳者。
予姑以中庸註疏論之。彼之分章。自君子中庸至道
其不行矣夫。合爲一章。以擇乎中庸天下國家可均
合爲一章。以素隱行怪合爲一章。以道不遠人素位
而行至行險徼幸合爲一章。以射有似乎君子至父
母其順合爲一章。以哀公問政至及其成功一也。截
爲一章。以好學近乎智至天下長久之截爲一章。以齊

明盛服一節別爲一章以凡爲天下國家凡事豫則立二節合爲一章以在下位一節誠者天之道也傳學之二節分爲三章以誠者自成及至誠無息至悠也久也截爲一章以今夫天至純亦不已別爲一章以大哉聖人之道至至道不凝截爲一章以尊德性一節別爲一章以居上不驕一節別爲一章以愚而好自用至不敢作禮樂截爲一章以吾說夏禮至王天下有三重全合爲一章以祖述堯舜至不大聲以色合爲一章以聲色之於以化民至末節爲一章大

程朱所分章段雖不必盡是註疏以吾說夏禮一節合三重全章以爲一章雖是說或猶近似然至於以射有似乎君子提起兩譬如行遠相合以好學近乎知提起與九經二節相合此巳大謬況不大聲以色與聲色之於以化民原是上呼下應一氣流落底令只因中間有子曰字遂以此三句分爲前後兩章其謬戾不通足令人輾然發笑由此觀之是鄭玄但遇有子曰字如射有似乎君子及好學近乎知之類便要提起且六經所引詩書有先引詩書而後議論者

如大學治平章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之類是已有先議論而後引詩書以證之者如孟子愛人不親章求言配命自求多福之類皆是已今鄭玄徒欲循禮記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之類皆從詩云截斷遂至將相在爾室二句與不動二句分為兩節而又與奏假二句合為一節將奏假二句與不賞二句分為兩節而又與不顯二句合為一節將不大聲二句與聲色化民二句分為兩節而又與德輶如毛合為一節將德輶如毛與毛猶有倫分為兩節而又與無聲無臭

三句合爲一節他之識見如此如何說漢儒底註疏有優於宋儒者由今而觀是自漢至宋仁宗以前凡論中庸者皆如在夢寐非程朱分章定節中庸何有明時中庸註疏分章之失或亦是偶然漢儒議論有絕精絕到非宋儒可及者凡天人造化之秘神化性命之奧於唐虞三代猶洩未盡者到漢時一時盡洩如本草豈真神農作底如素問內經靈樞陰符豈真黃帝作底看他文字格力全類漢文這盡是漢人所作姑無論陰符內經之屬由今觀之只凡是漢人

所作片語隻字皆有絕精絕妙道理漢文一句可以化爲唐文一篇可以化宋文十篇而到頭還是漢文渾厚精到漢天子加意六經由說經可以得高官厚祿并他門弟子數十人皆可得高官厚祿他豈不徹底盡心此箇註疏字字都是漢儒精心說底余豈敢謂註疏不佳但今人說註疏優於宋儒傳註者未必實有所據或只是得之想像傳聞之言如說易道已盡於王弼這都未是彼王弼何嘗窺見易道一斑且六經遺書自歷代以來皆藏在秘閣非外人所得窺

見而先儒多黨同伐異凡千載相傳以某儒爲是輙同聲附合從而是之凡千載相傳以某註爲非卽同聲附合從而非之其真是真非竟無真見從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如更欲定議伏願
聖天子盡發中秘六經諸著述令館閣儒臣分經細玩假以歲月必先逐句逐字看過然後於言語文字之外覩其大槩必他果有超見卓識非意想可及能補裨綱常性命若然後議之其所著若果精果當而其行不淑者亦置之勿議若其行已端而於六經無

禪者亦置之勿議大氏所議之人必先論其行後論其書復論其傳經著書或在託始之初或在繼響之後必以此數者通融酌筭以觀其果有功於聖門與否然後定議論奏之時當列爲三款**一德行**其下卽註云其行幾十幾事最佳其行幾十幾事次之或全無些言議或功多過少或過多功少與其代其人相似**一經術**必條列其所著其書其說幾十幾條最精其說幾十幾語最當其說幾十幾條最超與其儒其儒相似**一世代**如傳經諸儒在漢武之初爲難其推擇

當寛在漢宣以後為易其擇取當嚴講學諸儒在仁宗之初為難其推擇當寛在神宗以後為易其擇取當嚴此三款須一一辯論明白方可條上如定一人從祀必先將其人所著諸經傳語録奏議文集詩集逐字看過又將二十一史内本傳及各紀各志各傳内載有本人事實者皆一一細閱復傳採古今評斷一一折衷然後定議若不廣詢傳採精思獨斷而但引前人一二偶然之言攄以為案曰某人論此人如何某人論此人如何不知彼之一時語言一時取舍

安足爲據。且其勢必至所祀者非眞儒。而眞儒猶然未祀所祀者原無明經之功。而果能明經者猶然未祀將何以服千載諸儒之心而定天下萬世之論。然折衷群言與論定千載人物果屬至難。若諸儒所著難得盡觀。諸儒行誼千載之下難得盡考。則又不若姑如予所議。惟祀一二最先存經者。而其餘諸儒盡姑俟之於後以待論定。不識可否。

孔廟禮樂考卷之六

明後學江漢瞿九思著
明後學平陽史學遷刻
明後學澶淵董漢儒校

從祀考 小引

余何知敢以擇從祀且向以茲豈吾敢遽置一喙時也顧茲事體大寧詳毋畧吾伋取前哲擬議既入自爲考矣其有二三人四五人及五六人七八人其或至十數人合爲一疏者復連合並載之無非欲兼收並納備與日者

考覧一助云爾

已祀者

董仲舒元至順元年有議○洪武丙子行人

楊砥有議○成化丁亥有議○弘治戊申學

士程敏政有議○正德丙寅學士何孟春有

議

后蒼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

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王通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

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韓愈宋元豐七年有議○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胡瑗元至正間有議○成化乙丑都御史張瓚有議○弘治戊申學士程敏政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歐陽修嘉靖丁亥大學士楊一清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孚敬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邵雍宋咸淳三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周敦頤宋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太常少卿
徐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
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司馬光宋咸淳三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張載宋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太常少卿徐
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有
議是年列諸從祀
程顥宋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太常少卿徐

僑禮部尚書李　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有
議○元至順元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程顥宋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太常少卿徐
僑禮部尚書李　植皆有議○宋淳祐元年有
議○宋淳祐元年有議○元至順二年有議
是年列諸從祀
楊時元至正間　杭州路照磨胡瑜有議○正
統戊辰將樂縣　儒學訓導王昌順有議○弘
治戊申學士程　敏政有議○弘治辛亥有議

○弘治乙卯有議

胡安國元至正十九年有議○成化丁亥有議

朱熹宋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植皆有議○宋淳祐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張栻宋景定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呂祖謙宋景定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陸九淵弘治己未刑科給事中吳世忠有議

○嘉靖壬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皆有議○嘉靖庚寅行人司司正薛侃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蔡沉正統丁卯有議○成化戊子有議

真德秀元至正十九年有議○正統丁卯有議○成化戊子有議

許衡元皇慶二年有議○元延祐二年有議是年列諸從祀

薛瑄正統初學士何文淵有議○成化丙戌

濟南知府陳銓國子監監丞李紳有議○弘
治戊申兵部主事婁性禮科給事中張九功
刑科給事中吳世忠尚書周弘謨皆有議○
弘治己未尚書傅瀚有議○嘉靖壬午都御
史姚謨參政許瓚御史楊瞻樊得仁編修王
同祖皆有議○隆慶丁卯直隸巡按御史周
弘祖禮科給事中趙輄戶科都給事中魏時
亮禮部尚書高儀六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
科左給事中雒遵十三道御史馬三樂李純

朴等給事中楊廉解一貫侍郎張邦奇詹事孫承恩祭酒王教學士張治府丞胡守中庶子楊維傑諭德龔用卿屠應峻洗馬徐楷中允李學詩秦鳴夏閔如霖贊善閣樸司直謝少南呂懷編修趙時春唐順之黄佐應子重承叙贊善浦應麒郭希顏大學士嚴嵩俱有議〇萬曆癸酉户科給事中趙參魯直隸巡按御史梁許工部辦事進士劉德涵俱有議〇萬曆甲戌浙江巡按御史蕭廩直隸巡按

御史余乾貞禮部尚書高士和俱有議○萬
曆甲申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陛右諭德韓世
能俱有議
陳獻章隆慶丁卯户科都給事中魏時亮有
議○萬曆甲申禮部尚書陳經邦御史詹事
講户部都給事中蕭彦禮科給事中苗朝陽
刑科給事中萘遵工部主事唐鶴徵南京兵
科給事中鍾宇淳祭酒張位左諭德徐顯卿
洗馬陳于陛右諭德韓世能御史許子良三

都御史趙錦刑部右侍郎舒化詹事沈一貫
左侍郎周子義大理寺少卿王用汲給事中
王士性大學士申時行禮部尚書沈鯉等河
南道御史龔一清禮部都給事中萬象春俱
有議○萬曆乙酉南京户部郎中唐伯元有
議
胡居仁萬曆甲申雲南道御史黄師顔户科
左給事中田大年給事中張位沈思孝陸詹
事沈一貫吏部左侍郎周子義光祿寺寺丞

孚禎禮科給事中王士性大理少卿王用汲
大學士申時行禮部尚書沈鯉俱有議○萬
曆乙酉南京户部郎中唐伯元有議
王守仁隆慶丁卯直隸御史耿定向禮部尚
書高儀户科給事中魏時亮俱有議○萬曆
癸酉江西巡撫都御史徐栻户科給事中趙
參魯直隸巡按御史梁許工部辦事進士鄒
德涵皆有議○萬曆甲戌浙江巡按御史蕭
廪直隸巡按御史余乾貞禮部尚書高儀詳

士和皆有議〇萬曆甲午禮部尚書陳經邦
河南道御史詹事講户科給事中蕭彥禮科
給事中苗朝陽刑科給事中葉遵工部主事
唐鶴徵南京兵科給事中鍾宇淳祭酒張位
右諭德徐顯卿洗馬陳于陛右諭德韓世能
河南等道御史許子良等都察院左都御史
趙錦刑部左侍郎舒化詹事沈一貫吏部左
侍郎周子義大理寺少卿王用汲禮科給事
中王士性大學士申時行禮部尚書沈鯉等

河南道御史龔一清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

雲南道御史黃師顏俱有議○萬曆乙酉南

京户部郎中唐伯元有議

未祀者

呂大臨○游酢○尹焞○羅從彥○黃幹○

張洽○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栢○劉

因弘治已未給事中吳世忠有議

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從彥○李侗

胡宏萬曆甲申少詹沈一貫有議

諸葛亮○管寧○張九齡○陽城宋熊禾有議
尹焞○李侗○黄榦○羅從彥嘉靖中廖子
童承叙有議
黄榦○輔廣○金履祥○許謙弘治戊申禮
部尚書周洪謨有議
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成化丁亥辛
訪有議
胡瑗○孫復○蘇軾宋理宗端平二年有議
耶律楚材○劉因○許衡湛若水有議

吴與弼○胡居仁○陳獻章庚子董承叙有議

劉子翬○胡宏大學士彭時有議

羅從彥○李侗嘉靖丁亥楊一清有議○周

弘祖有議

岳飛○文天祥嘉靖壬午四川参政許瓚有議

許謙○劉因成化乙酉珈教李仲有議

吴與弼弘治戊申婁性有議○弘治己未給

事中吳世忠有議○萬曆甲申戶科給事中
田大年有議○大理寺少卿王用汲有議
宋濂○楊士奇弘治戊申婁性有議
顏何弘治辛酉程敏政有議○
黃憲隆慶中提學徐栻有議
孔頴逹王禕有議
范仲淹王禕有議
李侗元至正十九年浙江行省有議○學士
丘濬有議○嘉靖初提學金賁亨有議○嘉

靖丁亥大學士楊一淸有議○隆慶丁卯直
隸巡按御史周弘祖有議
劉子輩魏浚有議○大學士彭時有議
陳淳弘治壬子侍郎吳厚有議
魏了翁王禕有議
劉因成化乙酉助教李伸有議
吳澄王禕有議○正統癸亥有議○成化乙
酉知府彭宜有議○弘治辛亥謝鐸有議○
弘治辛酉謝鐸有議○嘉靖庚寅大學士張

璁有議
陳滿成化丁亥學士劉定之有議
陳真晟萬曆甲申御史黃師顏左給事中田
大年左都御史趙錦詹事沈一貫右諭德韓
世能給事中王士性尚書沈鯉大理寺少卿
王用汲俱有議
羅倫萬曆甲午左給事中田大年御史黃師
顏寺丞李禎詹事沈一貫諭德韓世能禮科
給事中王士性尚書沈鯉少卿王用汲等俱

有議
章懋萬曆甲申御史黃師顔左給事中田大
年寺丞李禎學士周子義左都御史趙錦等
詹事沈一貫諭德韓世能給事中王士性尚
書沈鯉等郎中唐伯元有議
黃仲昭萬曆甲申御史黃師顔諭德韓世能
等尚書沈鯉等有議
吳訥弘治戊申婁性有議
曹端萬曆甲申光祿寺寺丞李禎有議

蔡清萬曆甲申雲南道御史黄師顔祭酒張
位給事中王士性萬象春諭德蕭世能左侍
郎周子義尚書沈鯉洗馬陳于陛學士沈一
貫河南道御史龔一清南京户部郎中唐伯
元大理寺少卿王用汲俱有議○萬曆戊子
都御史詹仰庇有議
羅欽順萬曆甲申光祿寺寺丞李禎禮部尚
書沈鯉左都御史趙錦侍郎中伯元具狀
蕭景訓大理寺少卿王用汲皆有議

鄒守益萬曆甲申左給事中田大年左都御
史趙錦等詹事沈一貫右諭德韓世能尚書
沈鯉等給事中王士性皆有議
魏校萬曆乙酉戶部郎中唐伯元有議
呂柟萬曆甲申吏部左侍郎周子義左都御
史趙錦等給事中王士性光祿寺寺丞李禎
尚書沈鯉郎中唐伯元御史龔一清皆有議
羅洪先萬曆甲申祭酒張位侍郎舒化員外
蕭彥訓郎中唐伯元尚書沈鯉皆有議

呂懷萬曆乙酉郎中唐伯元有議

王艮萬曆甲申左給事中田大年詹事沈一貫祭酒張位沈[illegible]德部世能等郎中唐伯元等俱有議

胡直禮部祠祭司主事劉元卿有議

馮應京布衣瞿九思有議